

五卅兇手

了供狀

五卅兇手之供狀序

這是上海美國商團一個團員的一封信。他是住在上海的一個美國企業家，工程師出身，五卅時替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服務。他在五卅後的兩星期，寫了這封信給他一個芝加哥朋友。據信上看來，他在老關捕房當臨時義務巡官，或所謂捕頭，是親自指揮慘殺的人。這封信是他在上海美國俱樂部裏寫的，只要看原信紙上的印戳，便可以知道這是美國俱樂部的信紙。信內也有誣蔑中國人的謠言毒吻，也有自己承認的種種暴行，也有對於美國民主主義的詮釋，也有對華政策的意見，也

有英日美三方關係的說明——豐富極了！題作『五世兇手之供狀』，實很恰當。原文登載在美國的某雜誌，特爲譯出，做我們中國人於這大屠殺的週年祭中痛苦回憶的一種材料。

「臥薪嘗膽，永矢勿忘！」

譯者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

五卅兇手之供狀目錄

——上海美國商團團員論述五卅慘案書

▲五卅巡捕開槍之理由

羣衆擁到軍械庫去(?)——毒毆和慘殺之描寫——殺了再講情理，開槍後再能談判——上海者外國人之上海也

▲鐵甲汽車下之上海人

以征服印度之法征服上海——中國人沒有槍械——大有不可告人之事

▲殘殺奸淫之政策與尊敬外人之天經地義

▲海軍陸戰隊登岸

▲新世界之又一慘殺

——算是殺的赤俄黨人

▲總同盟罷工

——也還有「忠順的」中國人

▲西人畏死的恐懼

——中國苦力生命的價錢——闖入華界毆辱市民

▲美國人和張作霖的關係

▲美國政策之「懦弱」

——外人不一致的原因——一致屠殺政策之必要——中俄蒙等平民聯合之可畏——八國聯軍之經驗

▲中國學生之受恩不報

——美國民主主義之真諦——開深礦長少爺式的留學生

▲基督教傳教師之無用

▲美國和英國的五卅政策畢竟相似

▲美 水兵之戰績

——佔領同德大學之寫實

▲越界慘殺之水兵功勞

——三秒鐘奪地二百碼

▲外國軍警之醉遊華界

——字林西報記者及外國軍官在閘北之獸行——中國人天性是亦
化的

▲外國駐防制度之必要

▲五卅要求條件之可笑

——逃入租界者要求收回租界——世界上最惡劣之法律強外人服從

▲日本救兵之可喜可懼

罕克兄：

這等燦爛的好上海呀！我願意在又要出去作戰之前奉告你數行。

我們在這裏天天早晨分派巡捕到各處去站崗，上半天就在禮查飯店裏喝酒打架，到了下午同晚上呢，去槍殺那些發狂的中國人。就是我們夥伴裏面最辣心腸的好漢子，也沒有多時就疲於殺戮，而其中最沉靜的人，看着滿街的血痕也真難於長久的支持下去。

前幾天我曾經寫給你一封信，說我當了上海的巡捕頭了，對不對啊？所以在暴動的那天，就派我到老開捕房裏面去服務，這是剛開過槍的時候把我編進去的。其時我在巡捕房門口穿過一般下流羣衆，走我自己的路，有人把石子來擲我。隨手聽見兵的一聲，登時就有八個人吃着槍子。四個人死在捕房門外頭，還有許多死的傷的都歪斜的躺在街心。要曉得巡捕的向民衆開槍是出於無可奈何的，因為有許多發狂無識之徒，已經

巡捕五卅開槍
之理由

羣衆擁擠到軍械庫再開槍的

擁到巡捕房門前，並且有攻擊巡捕房的總軍械庫之勢，上海的統治簡直有倒掉的危險。門上濺的血有八英尺高，路上因為流血過多，漸漸地澤滑起來。他們死在前排的人簡直打成碎塊，因為我們用的是柯利特四十五號式的快槍。請你想想看，祇有三個西捕六個印捕和十二個馴從的華捕，每人各自單獨着要同五千多無智識的中國流氓和學生們對敵；請你想想看，他們把巡捕的制服撕成一塊一塊，他們用極長的指甲把巡捕的面孔抓的破爛，帶着血負着痛同他們掙扎三小時之久，我們一步一步地儘量往後退，當退到無可再退的時候，巡捕還沒有向自己前面一大堆的羣衆開槍。你能想到嗎？瘋狂的羣衆的心是在殺掠；就是我們美國警察，遇着這種羣衆也要開槍打的。可是我們這裏的巡捕，同他們抵敵了三小時之久等到他們擁到軍械庫，我們才開槍的。

我同着新來的巡捕，兵士和幾個私人，又到出事的地點，將武器分散

毒毆和屠殺
描寫

給萬國商團；我們有很多的槍彈，極重的濃鉛棍子，哀斐利達式的槍械（是用榴霰彈的槍）；到了夜裏每個在上海的強壯男子都預備齊妥，就等着動手了。老關捕房前開過槍一點鐘之後，一般外人還有許多時候沒有知道南京路的暴動。可是那時街頭巷口早已站滿了喧嘩不已無智識的中國流氓。我們因為要把這消息通知外人居住區域，所以我們必須要驅逐東勢合路的暴徒。當其餘的上海西人還沒有聽見暴動的事情之前，我們不幸的巡捕，已經得了命令了，我們空着雙手同成萬的無智識中國人支撐了三個鐘頭的功夫。我們一共有十八九個人，都拿着打棒球用的棍子，同愛爾蘭式的一樣，很粗很不容易斷的。我已經打壞了兩根；後來又拿到一根，我那時心上真是高興的萬分。只是防備再打壞了。我們打斷了許多中國人的頸骨，打破了十二三個中國腦袋，搥碎了一個中國人的背脊，打爛了許多面孔鼻子手脚。從我出生以來，從沒有做過這樣殘忍

殺了再講情理，開了槍再能談判。

「上海者，外國人之上海也。」

四

的事情，要是不把最近兩星期的許多次數毆打鎗刺算在裏頭，我從沒有像這次這樣拿出全身的氣力來做流血的事。你看，十八個徒手的巡捕，要和萬把個人的羣衆爭鬥，罕克，這事你想不到吧？你要是跑到這裏來了，看見了這般中國人，在這裏住了幾天功夫，你就知道外國人應當用強橫的手段，先發的制服中國人。要是不然，你的妻兒老婆全要死在他們手裏的。——外國人應當在這裏「給他們大大的打擊，使這一次的打擊，就是次末一次的，否則你和妻子都得死」。——你要是同下流的中國人有甚麼事情，對於他們應當先去打；至於同他們講情理，且不要忙，不然，你一定要受他們害的。當早晨的時光，我們適是好好的辦着事呢，不想到飯後我們就要着起全副武裝，持久地同他們對敵。打死了十多個中國人，有許多成了終身的殘廢，南京路上流了許多鮮血。這全是因爲一般中國流氓妄想要劫奪我們外國人的利益。要知道上海的地方是我們外

鐵甲汽車下的
上海人

以征服印度之
法征服上海

國人興起來的，上海的秩序是我們外國人維持的。

後來我們又預備着再同他們作戰，可就比前回大不同了。我們開起

鐵甲汽車，鋼壁有一英寸多厚，上面有砲架子，有機關槍，裝製得好像坦克車一般樣。這兩輪鐵甲汽車開足了馬力直往人推裏衝去。這種車子開過去之後，發生的慘狀真是厲害的很。壓死了兩個人，這兩個人的內臟擠得滿街都是，他們的手腳筋骨都壓斷了，逃避的人也大半壓碎了手足。可是馬路上却清靜了，外國人的汽車都能暢行無阻，他們之中大多數的人，還是點沒有曉得這番變亂的事情。到後來，他們驚惶失措地去穿起武裝，用帶子把腰結結緊，把他們的工作也丟在腦後了，着好了制服去保護自己住所去了。這同西人的征服中國人，有些像歐洲人征服印度的情形。

一夜到天亮，我們四個人一行五個八一隊地傳口號，有些時候中國八

繞在屋角朝我們開鎗，有些時候不知怎樣，那些預備蓋房子的磚頭堆，推倒在我們頭上，正同着不見的魔鬼在那裏擺弄一般。我們不敢走進華界去，假使一走進去，可就要死於非命了。所以後來就有命令叫我們不要去。最近幾天裏頭，我要到那裏去隨身總帶着十二個印度巡捕，并且每回深入華界，總是有人攻擊我們，逼着我們非開鎗不可。深黑的夜裏，祇有放鎗的難道火光，祇有中國人呼喊的所在，是我們放鎗的標的。說到這裏，我再按着日程說下去。到了天剛剛有點亮光，我們因為終日的勞累，一夜的胡思亂想，所以醒過來很覺得暴躁，究竟以後怎樣，誰也不知道。

當晨光微露之時，先來了三個從極污穢的狗窩裏擠出來的下賤異教徒（中國人），一轉眼的功夫，街上的中國人都聚滿了，他們都帶着傢伙，有的手裏拿着刀，有的手裏拿着棍子，拿着鎗刀。槍械是他們一個也沒

中國人沒有槍械。

有拿，因爲他們沒有這個東西。這個東西是我們無論多夏常常用來打他們的；要是他們有了，那就恐怕我們也來不及奪掉他們的了。這一來我們又必須向羣衆開槍了。剛起頭的時候，我們還用救火水龍向他們射水，可是一點效驗也沒有。這也是中國人天生的賤脾氣，平常下了一點小雨，街上就看不見中國人；現在把他們渾身澆透了，這些混蛋還照舊拿磚頭砍我們。我的腦袋上吃着他們一下子，制服的背面被他們用鐵刀割破。差一點兒沒有割着我的肉。我隨手就把這個混蛋的性命結果，這種污穢的工作從此又開始了。我並不是第一個人放槍的，因爲救火隊被他們用磚頭打得落花流水，不得不退，所以朝着他們第一次用火器的是機關槍隊。這時在戰線上是很好笑的；打死了七個人，輾轉呼號的聲音立刻充滿在空中，死者傷者的鮮血馬上就染紅了街面。

在一頭街稍上，有許多的中國流氓把電車攔住，用煤油澆在上面，車

大有不可告人之事。

屠殺政策，奸淫政策與尊敬

八

子裏的婦女小孩子們全拖了出來，并且把一個英婦的衣裳剝下來。當他們把這個不幸的英婦在街上拖着走的時候，他們夥伴裏頭笑聲四起。我們把他們圍了起來，做了一件最有趣味的事。罕克，這事情不管那時我們見了面再談吧，要是見面的時候告訴你聽了，你就知道這事情在歷史上面從來沒有記載過，報上也從沒有登過，并且我們在巡捕房裏也不敢說的。我可以對你起個誓，要是有人敢把這種事情宣布出來，我就不算人。

如若你來到這裏同別人談講起來，千萬不要提我說的，我的信你也不可以給別人看見。我一直到老死，也不會忘記那那燒熱的電車，號泣的小孩子，受辱而呻吟的西婦和那生來沒有智慧發狂叫罵的中國人；自然我們送給他們了最殘酷的酬謝，一下子就叫他們寂然無聲。要是我說的是瞎話，我便沒有人格。這事我很用心地記在心裏，我能夠躬逢其盛，我也足以自雄了。這些污穢的惡魔（中國人），時時刻刻應當用現今屠殺的

義。外人之天經地。

手段對付他們，應當像拳匪變亂時，不用公使同他們交涉，而用聯軍同他們相見，掠奪他們，奸淫他們，蹂躪他們，屠殺他們。使他們代代都曉得尊敬外國人，使他們代代都曉得無論加害於西人男女的輕重，都不會幸免懲罰，不會幸免多次的懲罰。要是這個沒有教會他們，我們外國人應當趕緊把東西收拾好了動身，要是不動身，你就等着看：像這樣排外暴動中，等着我們的妻子被人強奸吧！由此可以曉得，一千九百〇五年我們橫遭了他們的毒手，後來我們慘酷的虐殺他們，是正要避免日後的隱禍啊。——爲着要剷除禍胎，必須如此。——然而在最近的兩星期裏頭，我們時時刻刻地壓迫他們，一直到如今用槍彈去維持秩序，吃盡了十六天的苦頭，可是現狀還是維持不好。

我除掉偶爾打一個盹兒之外，一禮拜之久，從沒有睡過一夜好好的覺，我的身子從沒有着過一着牀，的臉從沒有擦過一次，我打盹兒從沒有

滿過一個鐘頭的功夫。常常有驟然發生的驚慌事件，來攪擾我的清夢，後來甚至靠近捕房都有許多射擊聲響，把我驚醒了；中國人都站在高墩上頭，一直等我們上了高墩才把他們趕掉的。其時我們大家都衆口同聲的商量着說：飛機隊甚麼時候才會來到，步兵要多少時候才會開來，甚麼時候香港的愛爾蘭軍隊才能到這裏，他們可不要來的太晚了。說到這裏，罕克，我應當講給你一聽，我所看見的熱鬧了。好容易來了一隊英國的水兵，他們都穿着全副的武裝，跑到我們老開捕房砲台的鐵門裏去，幫助我們一些工作，——叫那些還沒有送到西天的異教徒，受些基督耶穌的震懾。然而他們來得太晚了；這且也不去管他罷。現在我再把暴動時頂痛快的處置說給你聽。

我去貼宣布戒嚴布告的時候，在華界裏連他們的擁擠，這也不必多說了。跟隨着我的人，是一小隊精悍的英國陸戰隊中的水兵，我們一齊去